

维·伊万诺夫

(Вя. Иванов, 1866~1949)

维·伊万诺夫，诗人、理论家。曾在莫斯科大学文史系学习。后留学德国，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蒙森。青年时代长期侨居在西方，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化。1905年回国，每星期三在彼得堡塔利夫契斯克大街自己的寓所“塔楼”内举办沙龙，吸引了一大批文化名流，在一起探讨象征主义诗歌和其他艺术的问题。十月革命后，曾任巴库大学教授。1924年起，移居意大利。1949年，在罗马逝世。出版有诗集《导航星》、《透明集》、《情欲》、《燃烧的心》、《温柔的秘密》、《人》文艺理论集《星空漫游》、《犁沟与田界》、《祖国的与宇宙的》等。

夜半时分

深夜我走进一座庙宇，
它遍布石柱，高高耸立，
空旷、安静而冷落……
所有的神像杳无踪迹。

但祭坛上神圣的炭火
依然在炽烈地燃烧；
永恒的星辰战栗着，
在洞开的屋顶之上闪耀……

哦，祭坛！谁能告诉我，
你的火焰为谁而点燃？
谁会认出那空旷的庙宇？……
它呀——是我可怜的心！……

俄罗斯智慧

俄罗斯的智慧，自成一体，——
火一般贪婪，无比凶险：
它是那么明朗、又那么固执，
它那么快乐——又那么伤感。

它如同笔直向前的指针，
指向涟漪和沼泽的磁极；
它给胆怯的意志指点迷津，
摆脱抽象的梦幻，进入生活。

如同鹞鹰的目光，穿透云雾
把峡谷里的遗骸寻找；
它隐身于一片神秘的迷雾，
准确地对大地进行思考。

精神的诗人

披满霞光的白雪，
在空旷的峰顶；
我们——是永恒的誓言
烙印在美的蓝天。

我们——是波光粼粼的海面
溅起的红色泡沫。
挣脱大地的奴役，
跻身王者的行列！

不要以为：离开大地，
我们就溶入天空；
神圣的道路一直
通往九霄云外的梦境。

石 橡 树

我这阴郁的缄默者，又在悄悄地低吟着诗句：
石橡树也希望五月的树叶铮铮作响。
它身披铠甲在隆冬寒风里沉沉入睡：
春天以一点嫩绿洞穿幽暗的幕障。
瞧一瞧黑色的枝条：在树叶痉挛的金属之下，
柔嫩的新芽正嘲笑着锈迹斑斑的监狱。

黄昏的星星

森林翻倒在湖水中。
在夜晚的独木舟上，
风儿在漂浮 钻石
在无底的湖水中迸发。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止一次
在这样的黄昏时分看到，
它漂浮出来，随后消失，
风儿在睡思昏沉的湖面上：
为什么怀着古老的忧伤，
眼泪像流水一般淌出眼眶？

我仿佛梦见了爱人
在远方的那张脸庞；

仿佛套在手上的戒指
正在寻找另一只忠诚的戒指。

康·巴尔蒙特

(К.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

康·巴尔蒙特，俄罗斯诗人。生于弗拉基米尔省舒雅县一个贵族地主家庭。1886 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890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诗集》，不久，成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早期代表之一。此后，出版有诗集《无边无际》（1895）、《寂静》（1898）、《着火的房子》（1900）、《我们将像太阳一样》（1903）等。这些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具有反社会的非道德主义倾向。1907 年发表组诗《复仇之歌》对 1905 年革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此后，出版有诗集《美的大祭》（1911）、《太阳、天空和月亮的十四行诗》（1917）等。1921 年起，流亡国外，长期居住在巴黎，直至逝世。在此期间，出版有诗集《海市蜃楼》（1922）、《我的——献给她》（1923）、《在离别的远方》（1929），自传体散文《在新的镰刀下》（1923）、《空中道路》（1923）等。他在创作中十分注重作品的音乐性和绘画美，其诗歌辞藻华丽，富有旋律感，有时甚至流于怪诞，在二十

世纪初的俄罗斯诗坛曾风靡一时，他本人也享有“诗歌王子”之称。此外，他还翻译了大量的欧美诗歌和东方诗歌，不少作品堪称诗歌翻译的范例。

告别一棵树

我喜欢一棵被童话高举的树，
夜莺总是在这棵树上啼啭，
树下，一片广阔的庄稼海洋，
麦穗儿喧嚣，小溪在歌唱。

我爱小鸟儿在树枝间轻盈的跳跃，
色彩斑斓的小鸟张开翅膀在玩耍。
它和古老的山峦同一年出生，
与草原同龄，与闪电同龄。

我爱这棵树的尖梢上的窃窃私语，
它们预告了雷霆来临的消息，
我爱树叶雪崩一般的喧响，
九霄云外最初的眼泪的滴落。

我爱这棵树上那双林妖的眼睛，
 它们在维伊 的睫毛中间扑闪。
这棵古树的名字就叫俄罗斯，
 可在它的树根正摆放了一把利斧。

果戈理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在蓝色的庙宇里

秋天又一次举起了酒杯，杯中盛满了
褐色的、绯红的、殷红的、黄色的、金色的树叶，
盛满湖泊沉默的蓝色，浓稠的湖水，
山雀在栎树林中的飞扑和急促的啁啾。

大朵大朵的云团像驼峰一般耸起，
石铸的天空一片憔悴的蓝色，
一个圆周，棱角分明的线条，
高远的天穹，星光朗照的夜晚。

夏日时分，谁曾经迷醉于靛蓝色的
幻想，谁就会在夜晚感到忧伤。
一切往事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平静的拍岸浪击打着银河的光流。

亲爱的，穿越离别的迷雾，
我倒在了光芒的中心，逐渐冷却。

— 滴

一滴掉落 不是雨水 而是一滴夜晚的星星 落进
废弃已久的枯井，早已没有生命、没有井水的枯井。

它沿着坠落的小路飞翔，几乎燃烧殆尽，
只是一颗火星，只是小小的一滴，孤独地闪烁。

它没有掉落在水源丰沛、水声喧嚣的湖面上，
没有掉落到自由的草原上，灌木丛中，墙壁似的森林中。

从天空掉落，没有落进大海，没有落进瀑布，
没有落进旷野，没有落进草坪，没有落进鲜花盛开的花园。

落进了死寂的废井，井底正在因为没有水源而忧伤，
它像明媚的雪花似的掉落，成为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一环。

子夜时分，疲倦的你偶然走近这口枯井，那里
涌出很多井水，心底便有一支歌，灵魂便有一个故事。

可是，一旦天空与大地的边缘闪现出微绿的曙光，
井水就消失，只是在井沿还有露珠留下的痕迹。

我是俄罗斯人

我是俄罗斯人，须发赤红的俄罗斯人。
我在太阳下出生，在太阳下成长。
与黑夜无关。你不相信？请你瞧一瞧
这波涛一般的金色头发。

我是俄罗斯人，须发赤红的俄罗斯人。
我穿越了所有的大洋与港湾。
我串起了琥珀的珠链，
我为手提香炉铸造了一个长链。

我是须发赤红的俄罗斯人，我是俄罗斯人。
我懂得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梦呓。
我沿着一条狭长的小路前进，
我能够像开阔的曙光一般抵达。

彩色的道路

七月，苍蝇在暑热中嗡嗡地鸣叫，
仿佛振响的琴弦，触动了秘密。
幻想的纬线，彩色的幕布，
引向那里，引向远方沉没的地方。

日子的源初性，在彩色的喧哗中。
梦幻之井通体变得明亮。
那里有父母，那里有兄弟和妻子，
那里有女儿，那里有一切，仿佛遥远的回响。

我在林阴道的影子中慢慢行走。
金色的黄鹂向我歌唱花园的王国。
圣像的祈祷一声比一声响亮。

灵魂永远喜爱深刻的存在。